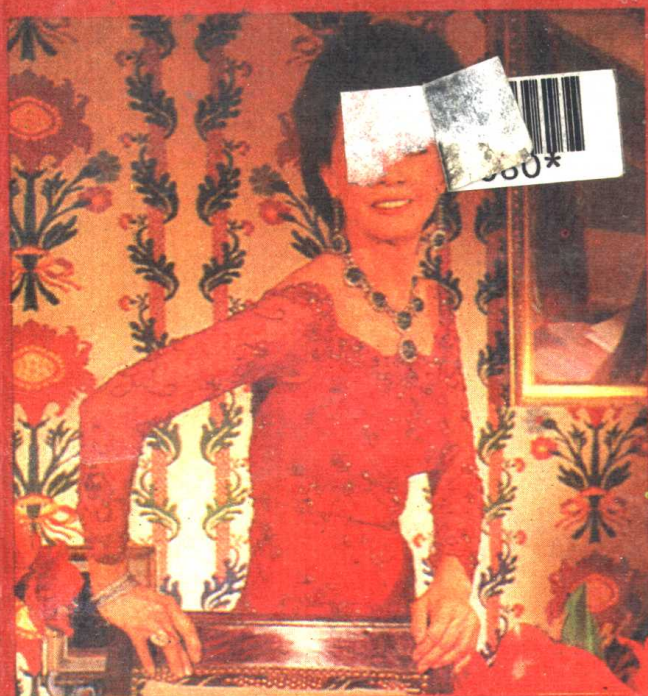


红衣女谍



〔美〕艾林·罗马诺内斯著
阿 强等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紅衣女謀



（主編）王明賢
（副編）王明賢

軍事譯文出版社

红 衣 女 谍

〔美〕艾林·罗马诺内斯 著

阿强 思进 致远 译

军 事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六月

THE SPY WORE RED

by Aline Romanones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87

红 衣 女 谍

(美) 艾林·罗马诺内斯著

阿强 思进 致远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外黄寺大街乙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照排中心排版

北京通县东堡印刷厂印装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frac{6}{8}$ 字数 250,000

1988 年 6 月第 1 版 198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27-034-3/I·13

定 价: 2.75 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女特工人员艾林·格里菲思的自传体小说。

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当时在纽约作女模特儿的艾林，以其超群的美貌和特有的素质，被战略情报局招募为特工，经过严格训练后，派往西班牙执行特殊使命。她以美国驻马德里石油办事处职员身份为掩护，活动于舞厅、夜总会等社交场合，跻身于达官贵人之间，与隐藏在马德里的纳粹间谍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蔽斗争。当时正值盟军南欧登陆前夕，盟国与轴心国之间的情报与反情报斗争异常激烈。美战略情报局马德里情报站被盖世太保间谍渗透，美方特工人员和为盟国工作的西班牙朋友接连被暗杀，艾林本人也几次险些遭到暗算。但她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同内奸和敌人进行了勇敢的斗争和巧妙的周旋，最后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在战友的配合下，挖出了“鼯鼠”，巧妙地向敌人传送了关于盟军南欧登陆地点和时间的假情报，保证了登陆战役的胜利。战后艾林转到法国和瑞士，继续从事秘密工作。1947年，她回到西班牙，同她心爱的罗马诺内斯伯爵结婚，成为当时西班牙最显赫的伯爵夫人。后来她回到美国定居。

在本书中，作者以细腻、流畅的笔法，向读者提供了有关二次大战中南欧情报斗争的第一手真实而生动的材料，这是迄今所不多见的。关于作者政治观点上的偏见，请读者自辨。

作 者 的 话

在过去的8年里，我一直在美国各地讲学。在此期间我发现，人们津津乐道于（并且也确实需要）有关谍报工作的真实的第一手材料。而这方面的材料却又难以获得（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既是为了向人们提供一些真情，也是为了供人消遣。这本书的主线就是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本身，以及我根据回忆，根据当时的日记、信札、照片、报纸和杂志重新构思的故事。但是，要论我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恐怕有三方面的限制。

首先，在我描述的情节中，有许多主要人物现在仍然健在，我如把他们的活动和盘托出，可以想象，他们必会感到难堪，或者感到不便。为了对他们的隐私保密起见，我更换了故事中某些人物的姓名。在极个别情况下，如果改名换姓还不足以隐蔽此人的身份，我就索性虚构一个人物。我称之为皮埃尔的那个人是经过改头换面的，而那个代号为莫扎特的人，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当时确实有一个皮埃尔，还有一个莫扎特；同样的，还有一些类似的人物。

第二，我偶尔删去了或变换了一些无关大局的事件，不然的话，这本书就会过于冗长沉闷，读者自然会感到枯燥无味。因此，书中不时出现一些虚构人物。在某些情况下，对事情发生的顺序也稍作了些调整。但是故事的核心内容是准确无误的。

最后，我根据记忆重新构思了这段时间的生活，其结果

比我起初想象的要成功得多，当然不能说已经十全十美。各种各样的文件，其中包括收藏在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馆中的报告和电报，对我回顾往事大有帮助。但是，书中的许多对话则是根据追忆构思的。从头至尾，我一直设法反映出当时事件和谈话的精华和情味。如果说，我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话，那完全应归功于我的同事们的胆量和献身精神，归功于那个时代的令人兴奋的日日夜夜。

前 言

圣萨尔瓦多，1984 年

引出这个故事的是我在几年前的萨尔瓦多之行。

我一直在美国各地巡回教授有关外交事务的课程。当时，我的听众对中美洲，尤其是对萨尔瓦多抱有特殊的兴趣。说老实话，我那次旅行的动机主要是出于一种能身临其境的强烈欲望。那里充满阳光，温暖如春，还能品尝到芒果。相比之下，我当时所在的密执安则是冰天雪地。这也是促成我这次远足的因素之一。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这次远行会有助于我的教学工作，对此我是心安理得的。

这次旅行中的一些事情勾起了我的历险意识。例如，我对接待我的那个人的姓名、电话号码、甚至连性别都一无所知，对我将下榻的地方也心中无数。这次安排是仓促作出的。我给一位在华盛顿的萨尔瓦多朋友打了个电话，他答应帮我在那里找一处私人住处和几个能照顾我的朋友。由于我是在教课中忙里偷闲，只有一个星期的空闲，他建议我立即动身去萨尔瓦多。“我会请人去机场接你，这个人会告诉你所有的情况，”他说道。

从纽约一登上飞机，我就好像开始了一次回溯往事的旅行，不过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到了迈阿密后，看到旅客们背着鼓鼓囊囊的布背包，拥挤在机舱里，这同 1944 年在西班牙火车上的那些乘客们的情景极为相似。

许多乘客在巴拿马下了飞机。到洪都拉斯的特古西加尔

巴时，几乎所有的乘客都走光了。再过几分钟，我们就将到达这次飞行的终点站。我往下俯看，只见火山形成的山脉之中，深山峡谷蜿蜒盘曲，一片郁郁葱葱。我知道游击队组织就隐蔽在这深山密林之中。当时，他们正在同萨尔瓦多政府的武装部队发生小规模的战斗。在这里，走下大型 DC-10 型飞机，踏上空无一人的现代化航空终点站的，除我之外只有一个人。显然，战争使旅游业处于瘫痪，外国商人也不敢涉足其间。

道道阳光透过大块玻璃窗，把通道照得通亮。我踩在水泥地板上，脚步声在通道里回荡。海关人员检查我的护照和行李，我从他们的头顶上方望去，却看不到来接我的人。直到我踏上入口处最低一级宽宽的石阶时，才看到一位身穿黑衣布衫的人从靠墙的一张椅子上谨慎地站起来，向我走了过来。她脸上的微笑解除了我心中的疑团。想必这就是我朋友在萨尔瓦多的朋友了。她中等身材，也许是由于有点偏胖，也许是患有关节炎，走起路来稍有些蹒跚。她戴着一副深色镜框的眼镜，一头熠熠生光的白发衬托出一副慈祥友善的面孔。突然间，好像是变魔术似的，一个身材高大的英俊小伙子笑盈盈地出现在我的身旁。

“这是比尔·沃拉克，”她以一种悦耳的萨尔瓦多口音解释说。“他自愿开车送你进城，他会尽他所能帮助你的。我叫玛丽亚。”

“夫人，希望您在此逗留期间平安无事。”小伙子说着，抓起我的手提箱放在吉普车上。“我父亲让我开这辆防弹车来接您。”

汽车弯弯曲曲地行驶在穿越农村的现代化公路上，25 岁的司机和 80 岁的女主人给我描述着内战的近况。15 分钟

后，汽车开到城郊时，我才知道，在这里的每一条路上，特别是像刚才我们经过的那条路上，都可能发生危险。我的伙伴显得毫无所惧，但我得承认，我的确有点提心吊胆。

“市区也不安全，”我的新朋友说道。“仅仅两天前，我隔壁的那座房子被炸毁了。等我们到达时，您会看到一副不堪入目的景象，对此我表示歉意。”

当我进入玛丽亚的房子时，他们告诉我，这是一幢小小的罗马式住宅。所有的房间都从中央院子向四周扩散开来。一个印地安妇女在给花草浇水。一个小孩坐在瓷砖地上，前面是一架彩色电视机。旁边放着几盆粉红色的兰花。

“晚饭还要过几个小时，”玛丽亚解释说，“您经过了一番长途旅行，也许需要休息一会儿吧？”

“不必休息了。我很想看看周围的情况。”

“那可不容易，”她说道，“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紧急情况，事先并没有预报，谁也不知道哪里会出事。一会儿是一辆汽车被烧了，或一个人被绑架了，一会儿又是某个政治中心遭到袭击了。”她停了停，思索着种种可能出事的地点。“您不妨到卡米诺·雷亚尔旅馆看看。外国新闻记者和电视摄影组的人基本上是在那里消磨时光的。那里经常会发生一些事情。现在天色已经不早了，想不出还有其他哪些合适的地方可去的。”

当吉普车开到这座大旅馆的环形车道时，夜幕已经降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周围发生了任何战斗。美国电视小组的几辆卡车几乎把入口全给堵住了，人们从豪华的双层玻璃门里进进出出。

我进门时，一位妇女向我走来，说：“多尼亚·玛丽亚来电话说您要到旅馆来。我是这里的秘书。您到我们这个贫穷

国家来访问，了解情况，我们感到很荣幸。遗憾的是，我现在很忙，没时间向您介绍情况。请跟我来，您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情景。”

当我们穿过熙熙攘攘的门厅时，她压低了声音对我说，“外国记者集中在酒吧间周围，他们彼此间交换情报，游击队的人也在这里同他们碰头，向他们提供英文的最新战况报告，并向他们暗示在什么地方能抢拍到好镜头。”

长形的酒吧间十分宽敞，柜台设在一端，房间里摆着圆桌和舒适的靠椅，每组桌椅之间留有很大的间隔距离。一张厚敦敦的地毯铺满了房间。在敞开着玻璃门外面有一个院子，四周摆满了各种花草和植物，形成了一间室外房间，院子的中央有一个椭圆形的水池，池水清彻见底。

“我就在这里告辞了。如果您需要什么，请到我办公室来找我。”

我在尽可能接近酒吧的地方找了一张椅子坐下，但什么也听不到。大约过了10分钟，我在房间里徘徊了一周，没有发现任何有意思的事，当然也无法辨认出谁是游击队员。有些人好像是在讲笑话，还有些人因无事可做而睡眼朦胧，频频打着哈欠。

我迈着悠闲的步子走到迷人的院子里。那里空无一人。安装在热带树木和茂密的叶子中间的蘑菇状灯泡闪闪烁烁，色彩缤纷。院子里还种植着许多异国花草。三月的夜晚，温暖怡人，空气中飘荡着梔子花和茉莉花的馨香。身后边的房间里，身穿色彩鲜艳的短袖衬衫的男人们一边抽着烟，一边海阔天空地闲聊。而这里却听不到任何喧闹，唯有清泉流入水池发出的汨汨声以及头顶上棕榈叶的沙沙声。我漫步走到水池边上，思忖着这么幽静的地方怎么竟然无人光顾呢？我

凝神观望着这一池清水，渐渐地意识到，水池的对面也有一个人在看着池水。漾起的涟漪改变了他那张映在水里的面容。我本能地抬起头。

几乎在同时我们彼此都认出了对方。不过，后来我也没有来得及就此问过他。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也没有喊出声来，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约40年过去了，可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还是老样子，目光尖锐透彻，但又叫人难以捉摸。已有些花白的头发使晒黑的皮肤更加富有魅力。即使我同他素不相识，也会被这样一位丰采非凡的男人吸引住。

我们都向对方走去。我抬头看着他，感到有些意随神移。

“虎子，”他说着，一把握住了我的手。我看得出他的眼里跳跃着喜悦的光芒。他脸上挂着微笑，露出洁白的牙齿。

“这怎么可能呢？”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他身穿一套浆洗得干净挺括的白薄布短衫，眼角旁爬满了皱纹。这是长年晒太阳的结果。脸上还是那副我所熟悉的神情。他拉着我来到一棵高大香蕉树下的桌子旁边。我们坐了下来。

“我对你略有所闻，虎子。知道你嫁给什么人了。告诉我，在我最喜爱的国家里成为社会要人，你的感觉如何？”

我的心还沉浸在兴奋之中，因此不得不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回答他的问题。

“我当然热爱西班牙。我的儿孙们都在那里。但是，我想知道你的情况。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请读读我的故事吧，否则你就不会

了解我所邂逅的这个人，也不会像我那晚一样兴奋不已。我的故事会把你带回到那些已经疾逝而过的年代。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纽约，那是9月的一天。

第一章

这是一座华丽的大厦，门牌上刻着几个精美的字：海蒂·卡内基。我飞也似的跑上狭窄的楼梯，把早上明媚的阳光留在身后。考勤卡上打的时间是：9点30分。

海蒂身穿蓬松的工作服，站在化妆室门口。她两手交叉在胸前，深奥莫测地叹道，“艾林，到这个城里来工作的姑娘，还没一个打扮得像你这样的。”我低下头，看了看溅满泥浆的白便鞋，笑了。一个半小时以前，我为了赶车，急匆匆地穿过苹果园内的草地，红裙子被高草弄皱了，被晨露打湿了。

房间内，我的伙伴们都坐在镶有长镜子的梳妆台前，边化妆边聊天。我把便服挂到衣帽架上，扭动着身体套进了一件雪蓝色缎子紧身裙，吊住透明丝袜，穿上一双又长又尖的黑色舞蹈皮鞋。然后，披上一件轻便晨衣，在安娜和波拉之间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她们都在啜着纸杯中的咖啡，痛苦地强打起精神。

“姑娘们，早上好。”我用一块海绵轻轻地蘸了蘸水，把脸上的面膜底子涂开。从镜子中看去，波拉似乎格外睡眼朦胧。她长着黄褐色的头发，人称是纽约最俊俏的时装模特儿。我问她，“又去‘埃尔·摩洛哥’了？”

“直到凌晨3点，”她答道，像是在抱怨，但显然又十分激动。她是最出类拔萃的社交聚会女招待。

“你怎么搞的，每天晚上在这些夜总会里，和花花公子

们……”这些是我能想象出来的形容她那些朋友的最客气的话了。这些老家伙都赫赫有名，要么是第四次离婚的，要么是在跑马厅里挥金如土的。

“宝贝儿，”波拉慢吞吞地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和巴夫今晚带你出去喝一杯，让你看看你错过了多好的良机？”

我对着镜子做了个鬼脸。

“咳，我真看不出你每天做的那些无聊事和那种修女学院拿到的学位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要面对现实，艾林，”艾米插话说，“波拉说得对。你赚的钱又不比我们多，难道你就不想钱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里工作吗？这是我能找到的收入最多的工作。”

“宝贝儿，她指的可是真正的钱，”波拉说，“就是发大财，那就得嫁给阔佬儿，难道你不愿意吗？”

“我想做些令人振奋的事，也许同时也是一些有意义的事。”我停下来喘了口气，接着说，“或许是干点儿冒险的事。”

“那你今晚就更应该去迈克家。他哥哥到纽约来了。”几天来艾米一直缠着我，要我与她一同前往。她执意要嫁给迈克·德比。迈克家族历史悠久，在南方发迹，家私万贯。因此她嬉称迈克家族为“肯塔基的老德比家族”。迈克一直请她帮忙，为35岁左右的哥哥找一个朋友。我只有20岁，从未与一个大过我两岁的男子交过朋友。

“要是去的话，就得赶晚班汽车回家。第二天早晨还得7点起床。我不去了，谢谢。”

她叹了口气，对我这种一本正经的态度感到厌倦。

这时，我已经打好了发髻，把它紧紧地盘在脑后，梳成了一个前发隆起的发型。我走到房间角落的水池边，往手里

倒了些浓肥皂水，捋了捋零落的散发。

在随后的两个钟头里，试样裁缝按照时髦女服装设计师量定的精确尺寸缝制着衣裙的底边，卷叠着上衣的袖口。我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任其摆布。试衣室的椅子上扔着一份《美国日报》，上面登着一张照片：在西西里登陆时被杀害的士兵横七竖八地躺在沙滩上。

这是 1943 年的 9 月。我哥哥德克斯特是战斗机驾驶员，正驻守在英国。另一位哥哥汤姆在南太平洋某地的一艘潜水艇上。而我却无动于衷，站在这里试着社交聚会的华丽服装！

我穿过通道，走进灯火辉煌的大厅。沙龙高高的屋顶上悬挂着的水晶灯光彩夺目，四周的壁镜里映出几百顶漂亮的礼帽。聚光灯和闪光灯的强光从镜子反射到我的眼睛里，使我眼花缭乱。那天下午我在大厅里来来回回走了十几趟，这场戏就完了。

一回到化妆室，我生拉硬扯地脱下帽子、面纱和结婚礼服，解开发髻，头发散落到肩头。在一片混乱之中，我听到艾米扯着嗓子叫着，“艾林，快，快过来！”她站在墙角的电话机旁，一只手捂着话筒。

“求你了，今晚你一定得帮忙，迈克正等着我回话呢。他哥哥刚下飞机，刚从国外回来。我告诉你，他在陆军部任职。”

她不会说错吧。我好像被刺了一下。“国外”、“陆军部”，这些话神奇地把 me 吸引住了。我缓慢地、非常缓慢地点了点头，答应了她的请求。

我们到迈克家时已经很晚了。

“请进，请进，”迈克慢吞吞地说，“对不起，我们得立即准备吃饭，因为意大利面条马上就要出锅了。”

我们来到一张大桌子旁。桌子占去了这位单身汉的大部分房间。尽管天气十分闷热，但窗户都紧闭着。而且，因为在实施灯火管制，还用绿色的窗帘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电风扇嗡嗡作响，收音机里发出单调沉闷的声音。现在每到一处都是如此，人们谈论的话题也总是战争。

“这两位是艾米·波特和艾林·格里菲思。这就是我那位大名鼎鼎的哥哥约翰。”

约翰·德比生有一张四方脸，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皮肤白皙，人不老但头发已变银灰。我猜想他有35岁。他的身材比迈克强健结实。迈克看上去虽然精神抖擞，但略显得有些矮胖。我坐在一边，艾米挨着迈克坐在另一边。在我的左侧还有另外两个男子，迈克介绍说是他的同事。迈克在美孚石油公司的研究部工作。使我感到纳闷的是，他为什么不参军呢。

约翰·德比转向我，“格里菲思小姐，你要葡萄酒吗？”他的神态冷漠而超然。

“我不喝酒，谢谢。”

他有点儿不相信地扬了一扬眼眉。

“从来不喝。”我说。

他走开了。不一会儿，男人们就开起玩笑来，争论起战争中的英雄和恶棍使用的战略，从巴顿到隆美尔，从罗斯福到希特勒。我立即明白了，艾米和我都不宜参加这种谈话。他们还辩论了是否要启用新近竣工的巨大的五角大楼，还一致谴责工会领导人约翰·L·刘易斯以及联合矿工工会的罢工行为。